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檀弓註夫音扶差初皆切穀梁註同北伐齊齊使

大夫高氏當是高無平時將上軍謝吳師曰齊孤立於

國倉庫空虛民人離散齊以吳為疆輔今未

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國人於郊不敢陳戰

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師即還左傳哀公

九年吳子使來傲師伐齊十年吳子使來復傲師是為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此二年方謀

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二年云夫差復北伐齊是二年間吳再伐齊也

與傳不合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謝吳師不敢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

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為夫

差十二年與此書合史世家乃書之夫差十一年誤也

越王聞之率眾

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進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偽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

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

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

鮑氏屬

其子改姓為王孫氏欲以避吳禍

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

讒之曰子胥為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

寡人知之未與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

鮑晏

鮑叔牙晏嬰

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

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

耻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

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

貢北之齊見成恒史記子貢傳作田常因謂曰夫魯者

難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

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

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

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甲堅士選器

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也成恒忿

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

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

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

破魯以廣齊墮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

君上驕越絕驕字下有主心二字為是子貢傳同下恣羣臣而求

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子貢傳犯臣

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遽越絕及子貢傳皆王作主遽作卻卻

與隙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

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

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為擒

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
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敵之臣下無黔
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
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疑
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爲
君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
之陳恒許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
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
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與吳

爭疆臣竊爲君恐焉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

大利也義存亡魯

越絕義字下有在字害字上有勇在二字爲是害

暴齊而威疆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

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即誅之

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

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

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疆不過

於魯吳之疆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不聽臣

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疆齊不勇也

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居

越絕因居作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

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

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吳王大悅子貢

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

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

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處字不通越絕作弔君故來與

下文弔字相應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

為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

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

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

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聞

之子貢傳聞是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也

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

戰軍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

鼈見矣國語作是見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

玉聲以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

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

...

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
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
強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
令於下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
功而至王者惟幾乎惟幾乎越絕作其惟臣幾乎今吳王
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喜其心無惡
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勝君之福
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弊乎
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

王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
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爲墟棘身
爲魚鼈國語鼈下有餌字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

之事吳如子之畏父第之敬兄此孤之死言

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越絕作以疑請者是孤

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

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唇乾舌苦身勞力上

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

原之野正身臂越絕作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

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夫有賜存亡國舉國語舉死人孤賴矣賜敢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爲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慍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吳王爲數戰伐士卒不恩國語恩大臣內引讒人益

衆夫子胥爲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身死而不聽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子貢傳二子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

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于會稽國
為墟葬身為魚鼈越絕鼈下有餉字賴大王之賜使
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
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越
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
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
自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賜
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
疆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

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
君吏若將遂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
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
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
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土卒三千其君從之與
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
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
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
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不可以勝

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爲之奈何定公曰何以待之子貢曰修兵伏卒子貢傳伏作休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返會吳王果與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悵焉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卧有夢覺而恬然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鑿音歷甬屬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

鑿

音吳刀名

錕

山殖吾宮墻流水湯湯

音商

流貌

越吾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

生梧桐子爲寡人占之太宰嚭曰美哉王之

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

聲聞功朗明也兩鑿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

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

服朝諸侯也兩鑿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

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

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

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爲予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王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第越絕長城公第作越公第子公孫聖聖爲人少而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卧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

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嘆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

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
其言吉凶公孫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
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
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
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
倥偬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鑿蒸
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
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銀俎宮牆
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

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
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
但爲盲僮越絕盲作甬
僮作當者是與死人俱葬也願大

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
宰嚭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
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
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
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
嗟天知吾之寃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

我以為直者不如相隨為柱提我至深山後
世相屬為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

丘

一名蒸山又名陽山
在吳縣西北三十里

豺狼食汝肉野火燒

汝骨東風數至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為
聲響哉太宰嚭趨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
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
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及從勾踐之師伐齊
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衆奉師千
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

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國亡身之甚

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幸他國猶

治救癘

古禾切
疢瘡也

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

癘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

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

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

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

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

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

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
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
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爲
白虎而臨辛功曹爲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
爲九醜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
雖小勝後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
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
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愛民養士
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命

遂行吳三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
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
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狂
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
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地齊之上齊師敗績吳
王旣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
沒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
所安集設陣爲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
而去齊王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

吳乃濟江淮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
賴上帝哀存國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
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
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爲子
西結疆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與刈同漢
書項羽傳斬將艾旗賈誼策若艾葦管並音刈殺四方蓬蒿以立名
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
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
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

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
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
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
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
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
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
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貞不忍稱疾
辟易乃見王之爲擒貞誠前死掛子胥傳作抉吾
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吳王不聽坐於殿上

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恠而視之羣臣
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
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
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
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
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
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
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
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

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
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
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爲寡
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
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
衆大夫如何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
養士羣臣並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
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
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默

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
說僞辭以曲爲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
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吳王大
怒曰老臣多詐爲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
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
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爲
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之亡矣昔者
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
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

曰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
於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
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
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
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
鏤之劍屬鏤劍名鏤力俱切又力侯切子胥受劍徒跣褰裳
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爲汝父忠臣立
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
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

爲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
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
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我定國
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
汝不忠信爲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
我外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
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爲
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爲友遂
伏劍而死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
鏤以死是爲夫差十二年此書載

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子胥十二年吳王乃取
使齊十三年反役左氏連書之耳
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子胥傳盛以鴟夷革
應劭曰取馬革爲鴟
夷鴟夷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
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
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
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
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
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
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

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
以我殺子胥爲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
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
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
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
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
得爲前王臣吳王中心悞然悔殺子胥豈非
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
嚭此爲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

吳王復伐齊闕

闕義與掘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爲

闌溝於商魯之間北屬蘄

國語作沂者是

西屬濟欲

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上恐羣臣復諫乃令

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

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

懼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

後園而來衣袷

袷當作袷沾也

履濡王怪而問之曰

子何爲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

後園聞秋蛸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
飲清露隨風撓撓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
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
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
枝陰蹶蹶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
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躑躅飛丸而集
其背今臣但虚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培其旁
闇忽培中陷於深井臣故裕體濡履幾爲大
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

不覩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
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
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
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
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
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

三江

一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郡賦註松江下
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
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今其地亦入五湖之
名三江口即范蠡乘舟所出之地

中

五湖一說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
也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就太湖而

五虞翻云太湖之水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

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

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

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夷始當

作姑國語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昭解姑熊夷吳郊也通江淮轉襲吳

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即餘皇吳敗

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

合邊候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

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

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

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差昏

秣馬食音飼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火於造

閭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闔廬

成干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方陣而行中校之軍

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短矢韋昭望之

若茶周禮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註韋革遠

英茶也孔氏曰茶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王親秉鉞戴旗以陣

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

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望之
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鷄鳴而定陣去晉軍一
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
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
乃令童褐請軍國語作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曰
兩軍邊國語作偃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國越次
而造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國語辭作亂謂先期亂次之故
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貢
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

之所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絕於道始周依
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
以蒲服就君史記范睢傳滕行蒲服詩匍匐救之檀弓作扶服其義皆同言
也盡力不肯長第徒以爭疆孤進不敢去君不
命長爲諸侯笑孤之事君決決字疑衍在今日不
得事君命命字當亦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
孤躬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
左足與褐決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
定公前既以通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

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
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也其意有愁毒之憂
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之以前期無
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信趙
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周吳爲先老可
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褐復命於是吳
王愧晉之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
王稱公前國語前字下有鞅字晉侯次之羣臣畢盟吳
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

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

章山即禹貢所謂內方在江夏郡竟陵縣

東北今荆門長林縣

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

爲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

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

劍挺鉞與楚昭王相逐於中原天舍其忠國語

哀楚師敗績今齊不賢國語於楚又不恭王

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

劍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

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

不熟於歲遂緣江沂淮

緣當作沿順流而開下沂逆流而上

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於天子執事

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

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

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昨以增號謚

已上所記

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語不載

吳王還歸自池

池字上當

有黃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檣李吳

師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

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

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

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

勾句章甬甬江東東

境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絲東海

吾與君

為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王一飯如

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邑亦寡人之

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

夫種曰吳為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

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

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魯哀公十七年越一

伐吳二十年越圍吳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書皆不載史於夫差二十年

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傳止云侵楚誤吳杜預解誤吳使不為備初無伐吳事此

云越復伐吳即哀公二十年傳書越滅吳之歲也吳國困不戰士卒

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

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即陽山曾

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

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

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

得火食走偉惶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

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子胥傳云吳王取子胥屍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

上因命曰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

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

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

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

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

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旦食者也謂

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
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
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
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卽有應吳王止秦
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
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
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得字下當有事字越
絕云今寡人得邦誠
世世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
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

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
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
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
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
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
而功旣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
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
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
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

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
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
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
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
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
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爲大患大過六也徐天祐曰
夫差惑於宰嚭之言忘父之讎釋越不誅爲不孝然在越則幸矣越欲責吳若曰囚辱吾君與君夫人使莖芻養馬給水除糞猶爲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以吳赦越爲大過種也無越王謹上刻青天敢不如命大夫乃失辭乎

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
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爲何
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
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
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
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耻
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
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
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

臣之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
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
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
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
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
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
君乃誅嚭并妻子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太宰嚭越世家亦曰越王乃
葬吳王而誅太宰嚭此書又云并誅其妻子則吳王之自殺也嚭亦同時就誅矣徐天祐曰愚按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爲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

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亡也嚭遂臣越夫固無恙也史世家及此書所載何其與左氏相戾也且嚭貪而佞至於亡國喪君死有餘戮越人既生之又從而信任之豈以其實嘗私越而不以其不忠爲罪耶漢丁公之戮可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越於是乎失刑矣
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旣慙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必連繫國語組字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
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爲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

餘杭山卑猶越絕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

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名卑猶共為地名吳越王使

地記曰徐杭山一名卑猶山是也

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隰越絕隰土以葬

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越絕言宰嚭之死者

嚭曰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曰殺夫差而

戮其相曰殺太宰嚭戮其妻子曰禽夫差而

戮太宰嚭與其妻子又曰三臺者嚭妻子死

所也常疑越絕書非子貢作特後人托名耳

何以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成恒

之事終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

霸越言也且斯言也乃後之人多其功是非子

貢之言也且斯言也乃後之人多其功是非子

實宰嚭得保首領以沒蓋幸而免前既備論

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嚭死於

也

越而返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冢墓如巫臣要

離于將之類皆具載圖志獨不及宰嚭冢何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

國

史記卷五

七

